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廣西布政使司右叅議致仕進階朝議大夫蓋齋

許公墓誌銘

蓋齋公者許姓諱彥忠其字曰汝敬而署其齋曰蓋蓋

終始不忘其名以見義云故句容人也曾大父曰海一  
公大父曰鎮二公父曰東山公某以公貴贈承德郎戶  
部山東司主事娶太安人朱生公公生而屹屹有大人  
志十五從受易於鄉人司馬侍御即以易著稱明年補  
博士弟子久之為嘉靖辛卯公始與先大司馬公同薦  
於應天尋報罷公車乃偕其同年故廣陵閻公集故太  
師李文定公春芳游南太學時歐陽文莊公德為司業  
方以東越良知之旨教授諸生而公與二公皆與聞焉

然公不輕以立門戶為名高凡又再上至彭城而報贈  
公逝公大慟曰始者以吾父壯念不之及今柰何使我  
抱終天恨絕而復蘇自是骨立者三載服除乃稍稍腴  
復再上而為甲辰成進士授荊州府推官緣情麗法以  
公平明恕稱理官故受臺委覈諸郡邑牘因以察舉官  
邪然所苛責多黃綬以下於墨綬不敢煩目何論二千  
石公覈當得武昌武昌大姦數也而據都會為臺司肘  
腋故事有抱成案毛舉細摘而已公廉得郡守某那移

乾沒狀欲發而念以大體不欲遽暴之而坐其左右之  
共為奸者而守已街公切骨矣公以治行高第薦牘屢  
上微顧僅擢戶部江西司主事督稽草場推河西務咸  
廉平無害遂連督臨通二州倉儲諸軍之轉餉者於常  
耗外多責有司羨粟而郡邑稽故之因而積不相能往  
往後期且值河漲多漂溺者公請寬逋賦定直耗衷軍  
民之權不使偏勝務兩得其便乃以緩達罪漕而以緩  
發罪郡邑大司農善之著為令於是公聞隆隆著矣吏

部欲用公為其屬不果而河南有師尚詔之難甫平睢  
陳間猶洶洶乃用公自某司貲外郎為按察僉事飭兵  
其地公至寬約束簡刑書曰亂民如亂絲也奈何復棼  
之其民既安公而盜亦自懈公微得其主名一夕悉掩  
捕殪之咸詫公天威也不敢復稱兵矣時公著功名於  
外而所見銜武昌守猶在郡乃以蜚語中公大察得譴  
為浙江布政司理問公之任念太安人老不欲困之幕  
僚舍謀請急臺使者雅重許公之歸而侍太安人無何

太安人以令終人謂公得伸大事為孝感而公猶痛毀  
幾如失贈公時服除補江西事大白即擢同知湖州府  
公不以遷人自優佚日佐其長清徭賦理讞牘湖人頌  
之御史為上績而江西方用兵岑岡鄰郡邑若湖東者  
其衝也朝議以公習兵業見之睢陳矣遂復僉事於江  
西飭兵湖東公至則有議發建昌兵討賊者公謂賊已  
深入據險而發建昌兵裹糧趣利於數百里外非便宜  
兵發建昌虛矣而有沃名王國大小亡慮數十萬一賊

以形閉我而輕兵走間道襲建昌可虞也建昌兵得不  
發賊亦漸平其郡人德之家繪像以祀而始議者亦服  
長筭甫二載遷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時徐文貞公階當  
國而李文定公佐之文定故公所與同師者也文貞公  
亦雅欲用公公念不欲遠官乃歎曰知止不殆吾其可  
以休矣或謂不難二相國耶公曰七尺吾自制之不在  
二相國也遂上疏投劾得致仕歸公歸闔門養重以經  
術教授子孫意泊如也里中諸生受誨者誨之咸濟濟



願出門下性不喜宴游戶以內無雜賓戶以外無輒跡如是者踰二十年如一日即邑令舉鄉飲以大賓請亦不赴嘗遇覃恩奉詔再進階有司飾扁表其閭公面赤遜謝不得而受之萬厯丁亥十月望無疾而終距其生丙寅春秋八十有三配喬安人卒而孫安人繼之子二伯懋為校官娶夏次懋邑諸生始娶王繼顧皆先公卒孫男二堯臣邑諸生娶經堯咨鄉貢進士娶王皆懋出也女二適王世熙武尚凱俱太學生堯臣生女一字楊

念祖堯咨生男三自新自強俱聘武自勉聘李女一尚  
幼蓋公卒之明年十月邑父老師生慕公之賢無已相  
率請於郡邑以學使者指祀公於鄉賢祠又二月而堯  
臣等塋公於某地而前期奉閭比部士選狀來請誌銘  
比部故廣陵公從孫也而又同堯咨薦於鄉不佞貞亦  
稱通家子竊謂公師事歐陽文莊公受心學而不輕以  
示人與李文定公善而不借其氣力宦不達不為忤甫  
達而棄之若敝屣又不為人說官中治狀胡長者乃爾

嗟嗟俗澆而多飾非公孰風之哉其祀而稱鄉賢宜也  
銘曰名不必全有用不必盡究福不必多取來以為偶  
去以為偶噫斯公之所長守而以貽厥後者耶

程師文墓誌銘

余性不喜聞鬼神事以左氏太史公之誣而涑水新安  
氏誑之為正晚而稍睹聞其事而徵其理蓋天地大矣  
變化之不窮當亦有之且福善禍淫於禮樂名教之助  
不淺鮮也吾同年程司徒嗣功者忠信不妄語人也邇

論著其宗人師文之事曰師文嘗治質肆金陵市中司城以師文奇貨可有也使盜引而逮之獄且對簿盜忽躍起坐於梁叱曰吾獄神也師文長者柰何嗾盜証之司城惧而亟謝遣不敢問不逞少年數貸師文錢而歸其半久之不能應也恚而以昧爽將要師文於途不利焉空中飛石中其腰臂大悔懼匍匐謝師文曰君詎能使鬼神受役吾儕小人安敢犯又一少年窺師文橐中裝夜觴師文寘董於中忽驟風起滅燭燭至而少年誤

進董觴立死都市火將及師文肆僮奴倉卒自救師文  
曰無以為也天以災懲邦政邦政將焉邈再拜而火卒  
滅載米舟至孟河觸石裂有聲已抵肆發米米盡而裂  
見可五尺許頃之舟遂沈師文尋起家至富夫師文一  
窶人子耳刼刼趣什一息何自與神明通及讀司農之  
文畢而後知師文也師文生十月而母許卒父心訑為  
娶繼母王乳之王又卒王母范哺之又卒乃哺於繼母  
汪伶俜百狀而父又窶不獲專志於學然當其舞象時

能自力為色養十九補郡掾習文法時以寬輔之舉動  
詳雅能得府主意同舍掾汪秋嘗誤具一偽符者牘而  
當之鬼薪府主怒甚曰是不當抵死耶掾受金而故輕  
之當考竟師文徐曰掾坐不習律耳某嘗覩其牘多訛  
筆府主悟弗竟考里民吳榮以採木不中格論戍以屬  
師文師文曰民椎何知格得從減榮驚女得十金行謝  
師文曰去之母汗我已而得其驚女狀亟割帑金益之  
俾贖女歸客有贏金六十寓師文求居間同舍掾而其

人死者師文呼死者之子歸之子初不知也郡司理嘗有所論戍而隣保坐株累十餘家師文泣叩首曰使君神明論戍者固當奈此十餘家何司理為之少霽師文既以文無害進肆九卿事褒然首次予冠帶非久當得官念其父母且老窶如故歎曰吾安能奔走數千里外噉五斗米且幸異日資甘毳而二尊人老不待何於是捨而為賈吳越間以至金陵市中其精心計會盈縮郎素號老賈弗如也然雅慕氣誼不夙諾義聲隆隆市廛

當質肆金陵而有誤償金二百者已復有以珍寶留質  
金百未及授金而其人夜暴死者皆追還之其主則定  
速侯王大司馬舍人也侯與大司馬之子高其義而納  
交焉少驚輶得數升主客之傍有人笑曰焉有客而輶  
數升者耶異日遇械縲道傍視之則故傍笑師文者也  
其游崇德主人女夜來奔弗納以他故辭去仍匿其主  
名自師文之漸饒而其父母日得甘毳以寬樂終然尤  
痛其母許不逮養每伏臘饗祀伏地涕淫淫沾席也小



時所請婚巨室少之弗許賤者師文亦不屑以故數偃蹇水南張老有女念欲歸之未果夜夢神語之曰程郎豈庸人哉遂以女女師文後嘗以百金附師文賈楚屬其地大饑悉橐而備賑歸以別帑償張老乃歎曰神固言程郎非庸人也其能感鬼神蓋兆之矣師文晚年好佛不肯復治生產聽其子息之而築精舍北溪日味禪悅所談說皆物表語邑令丁元甫延致賓飲不赴元甫高其行扁其舍曰北溪禪隱鄉人稱焉素強無疾今年

戊子四月感微疾呼二子屬之遂卒年七十有三張女  
賢能相師文於家事具周儀部汝礪誌中先八年卒已  
卜塋巫山之陽今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師文之柩營其  
左而合塋焉子男二廷金娶孫繼娶汪能世其業廷鎮  
有文為太學生娶汪女四適胡宗堯黃應詔字黃宗序  
黃時來孫男三文潤文瀚文津孫女三程之先為梁陳  
時忠壯公靈洗後有澧公者以兵馬使拒黃巢為師文  
祖居紫雲溪汾公者為司徒祖居槐里其系遠而明廷

鎮以友全椒令余宗漢紹介乞余銘余既奇師文事且  
高其行而余子從吏甚力余乃歸幣於余而為之誌又  
為之銘銘曰

少所見多所異不覩鬼神乃作師文隸師文躬之福後  
裔

李母顏孺人墓誌銘

李母者故鄉貢進士崑山李君希直之貳而今太學生  
大昌之所自出也顏姓故與君同邑而家素饒已忽中

落母生而失恃秀羸不任疾十一疾甚死矣一日夜復  
蘇能歷歷道死時事云行且入深山而迷得碧澗始辨  
已大嘔五藏悉出就澗滌之有黃冠而羽衣者袖一九  
藥餌母甫下喉有聲若雷遂驚而寤香氣拂拂鼻端疾  
脫然失自是強無病神采日茂異性亦驟聰穎絕倫諸  
女紅字學不習而曉既歸李君所以事君之婦方孺人  
不失禮而他所操持規畫尤能得君意君愛而嚴之後  
方卒遂以孺人代揔內秉勅家衆事母如事方然母不

以李君之重故小自佚君任俠能致千里外客客至無  
論星相風角劍客九九弄丸之伎坐恒數十人倉卒問  
饌母無不咄嗟辦也君性跼弛不復辦家人產及歲入  
幾何顧好施予見義必達母陰勾稽其出入無爽然有  
取輒應未嘗以庾恥告也君好為山水遊或過友生夜  
分歸必溫酒割炙具湯粥而俟之以為恒又性多怒其  
御臧獲小發而大忘母伺其發必調辭色而劑解之不  
使橫受箠楚迨其忘也則所以飭訓備至曰毋觸主君

異日怒發吾不若救矣以故其下人心德母而不敢少肆君前所舉鄉進士尚賢業已自樹立乃推真義故策居之而身別創室於邑中以居母與大昌而身恒依母尚賢強欲奉君與母往君弗聽母泣謂大昌曰以私我耶將獨我累耳時君之產半割而費愈甚母委曲應之君猶偕計上公車及為大昌娶婦母出纖細之累以佐不給然不令君知也母時時謂大昌汝父知我不藉汝而重然汝能使我重於李乎則胡不益治經術取甲第

乎哉大昌以是益感奮淬礪於學有聲母素奉佛讀金剛圓覺諸經輒自能以意解吾州曇陽女真師且立化母見之談語移晷甚浹曰自愛母輕墮也母歸請於君洒掃別室寢處時時繹黃庭陰符叅同契然若有當心者歲時奉香火於師蛻靖唯謹而其奉佛亦不廢嘗瞑目竟日語君曰吾殆死矣吾適夢血汗衣而恚前所夢黃冠羽衣者曰此汝幻形也何戀為午午時解脫矣然李君竟病羸前卒而母慟哭至絕而復蘇或慰之曰

此豈佛與師教然耶母曰大誼也吾安敢忽自是竟鬱  
邑佗僚至徙處深山旦夕與影相吊而身亦病矣母所  
舉唯大昌其於大昌愛之甚然不以慈勝嚴每夜課之  
誦至丙必使誦聲後機杼聲而息易簣時所與訓誨皆  
丈夫業其卒也實以萬厯戊子之午月午時年僅四十  
三始李君有賦糧千斛寓於邑倉而倉忽大火時君適  
他出母即碎簪珥解衣以次悉典庫金錢募市人使行  
水於倉蓋諸燬者至數萬計而李寓粟獨完李君之精



意母非以色也大昌不忍母之泯泯手次其行累數千  
言而為之裁節以誌墓中之石蓋吾家內子與婦皆事  
曇陽師於母若兄弟然且大昌吾中表弟故也母嘗養  
君之從女為女而適諸生許獻吉大昌娶於周有三子  
元武樂武莊武孫女四壟在三保之新阡

銘曰曇陽子道成而羽化然猶露坐於徐墓割髮殉其  
所字之子而後就玉京之駕母猶人也以誠歸師以義  
從夫要皆殉其天而不失其真噫嘻可使泯泯耶

史大母王孺人墓誌銘

嗚呼吾王母陳淑人之歸我王父少司馬公也蓋最晚而前是王父之再娶皆陳而舉我伯父都事公及女之歸葉歸盛者凡三人最後王母舉一子一女子為先大司馬公而女為吾姑史孺人孺人長於大司馬公六歲生而敏慧朱唇玉輔眉目如畫十六而歸故蘭溪丞史公璽史公者故河間守鑑之少子而愛者也當是時王父為弘治正德間名臣以長厚聞天下而王母佐之尤

得閨閫間聲孺人為其少愛女光彩芳澤動閭里而蘭溪公之母曰陳孺人亦河間公後婦也孺人既幼習母訓雍容狗儀則旦夕上饋甚恭河間公大喜過望謂陳孺人曰吾老矣佳兒佳婦以付若及河間公沒而陳之甘於孺人養也蓋逾於公生存矣孺人性濶達有大度蘭溪公以其家世貴盛又美而賢曲意卑下之孺人亦不好妬念無子置媵張以侍蘭溪公而舉一子曰訪孺人愛之如已出姑陳以篤老終而蘭溪公諸兄皆前婦

子其喪塋孺人一力任之以成蘭溪公於禮然孺人不甚別治生蘭溪公游太學以至作吏部選人產日挫大司馬公歲餉米且三十石輔之而訪所娶即給事中贈太常少卿陸公粲女也陸公愛其女甚頗有所資訪亦得游太學然不能不分孺人裝以故益困而蘭溪公為鴻臚序班其僕馬邸舍皆自大司馬公大司馬時在薊門亡何坐忤分宜相逮而蘭溪公移病歸孺人日夜禱於神為大司馬公福而竟不免喪歸孺人撫棺而慟已

輟哭慷慨曰吾必見分宜相之敗而吾弟之昭雪而後死也世貞兄弟自是奉事孺人益謹其分餉歲米世貞垂倍於昔弟懋次焉孺人每歸寧吾里必累月其過世貞者七之余弟懋三之孺人好讀書於史傳稗官多所通浹夜分南嚮匡坐諸子孫環侍而談論前哲及王父母時事娓娓忘倦大抵依傳節義表正直歸仁厚間有所譴浪能令人解頤其在兩姓屬俱尊而又篤老衆有疑難不能決爭閥不易解者咸取孺人一言孺人間語

世貞吾開府女開府姊開府姑於史不為不重矣第史之重吾不以門閥故又語太常懋蘭溪公之歿於邸而得寬終無遺憾者若力也吾何以報若當嘉隆之際分宜敗大司馬公始雪復故官孺人謂世貞兄弟吾可以死矣第聞吾弟功臣國家當有所以隆卹之者而今不稱何也吾故未可死也蓋又二十年而孺人以壽考終終之五閱月而天子贈大司馬公今官又予二祭全塋而孺人不及見矣嗚呼傷哉孺人之所撫子訪任俠好

酒而婦陸故賢而善承顏色與訪不能無仇離恨孺人甚憐之而頗以責過訪及訪卒陸亦卒而孺人之所撫側室某出者載道過於昔所撫訪也孺人少多火疾晚而頗病脾滑然七著益進歲且暮覺若有不豫者一昔而逝余聞而馳往哭之猶及殮顏色如生孺人生以弘治辛酉卒以萬厯丙戌壽八十有六嘗女伯氏之女適某官陳文默載道娶於某氏有一子子某女嫁吾宗人允升塋祔蘭溪公之穴銘曰

誰謂女而為吾王史二宗之老誰謂老而其言殊  
了了男子耶則豈唯家之寶

周母薛太孺人塔銘

周太孺人薛氏父曰孟仕為兵部郎中母沈安人笄而  
歸故太學君某太學為故太宰恭肅公最少子太孺人  
歸未幾恭肅公卒於位姑姜夫人留家居且老矣而獨  
愛太學夫婦與徒箸而處太孺人能以勤嗇慎禮佐姜  
夫人意治家而所以共養之尤篤其於身寢必居後食



必居薄姜夫人困邁軸則靡不起自太孺人手也太學  
任俠喜客為文字飲太孺人精志而給之恒取咄嗟辦  
至卜夜不囁恥其歸太學僅十二年為產五子皆舉而  
太學得疾以卒太孺人哭而欲從地下者數矣既而曰  
吾不懼死如吾姑何如吾諸髻及襁褓者何乃強起而  
奉姜夫人益篤姜夫人每哭太學輒曰吾故憶吾子第  
若有子者何也其誨五子以義方咸蘄然成立不自知  
其失父也御臧獲詳而惠姜夫人察太孺人材悉家以

授之家隆隆起不自知其無主也稍得奇羨輒推以濟  
貧乏者寺宇橋道無弗飭宗黨姻戚無不霑潤素好佛  
家言厭離塵網求生西方安養彌陀而迫於姜夫人未  
獲遂久之乃飭一室供觀音大士室忽有異香鬱勃不  
散太孺人熱沈檀以繼之煙積而脂忽成一蓮花枝葉  
如畫若可摘也姜夫人故不信佛至是亦信佛而太孺  
人得漸專其志矣又久之姜夫人病疽太孺人旦暮侍  
湯藥以間籲天請代弗效其哭之也絕而復蘇水漿不

入口者三日明年子禎之琦補邑博士弟子居數歲為  
幼子某某謀娶婦忽夢一天女相者呼而曰時不待汝  
無久混俗緣既覺而語諸子曰此大士命我也自今日  
長齋斷魚肉從吾好耳而會子祝祖補郡博士弟子某  
亦有婦太孺人喜曰外事授諸兒內事授婦何庸我為  
自是課誦諸經典悉習已禁足百日習天台止觀門故  
以哭姜夫人感痞結至是遂消進而閱法華華嚴二大  
部晚於圓覺有深契焉獨處精廬內影不出戶外聲不

入席諸子以時日叅聞及摩訶衍絕不作世諦語諸婦  
叅領之而已癸酉之二月奉律精嚴居三月而示微疾  
日嗽四盃糜醫謂須牛羊乳而補又有以藥酒進者却  
之曰假合之身復何所戀而忍以酒乳敗吾律也又二  
月疾益甚諸子憂之計易醫太孺人笑曰醫之易者四  
矣而不我痊我豈須吏活耶且我發願生淨土者十五  
年而今獲做路不聞汝曹一符繻贈我而強挽留我何  
也遂併粥糜不復進諸子跪而強之太孺人覆盃曰退

而曹所謂孝此耳此情識根也夫以情識根牽我而入諸趣者悖也吾所謂符繻者何阿彌陀佛而已吾非有所攀援欲掃情識勿墮趣耳歸各語而婦勿為我悲曉此徑者異日共之諸子灑然若有省唯讚太孺人稱佛號太孺人雖不食久然神氣精爽不亂所誦佛號或和或悲或弘厲各以其念發之絕不操吳語及婦人音聲勅諸子為我延精行道入作五日水陸懺謝除無始以來障業及生平一切離垢罪小有寸縷福善迴向阿耨

多羅三藐三佛默諸佛如是迴向我亦如是迴向既竣  
事而喜曰不行何待復勅諸子我欲沐浴更衣禮佛於  
是太孺人之却粒者日二十有奇矣轉側不自持諸子  
心難之質明忽謾然起御優婆夷服步至彌陀像所拈  
香唄頌三拜而起尋謂佛號者百有八呼坐結跏趺誦  
佛號至千諸子皆和之初結金剛拳復結彌陀印若入  
定者俄鼻雙墜尺餘徧體冷觸諗遷化矣而頂獨溫俄  
而更熱至晚乃已面微汗顏色正明儼然丈夫相也室

中皆蓮花香殆表初證歟太孺人之欲絕世緣非一日然至示疾時猶取家籍籍之以筆乙之而後謂了也其疾革也不令諸婦女見見即麾去曰彼曹何知徒亂人意耳太孺人能以諸子為善友諸子能以真心為報恩嗟乎自世尊以淨土開舍利弗而以十六觀示韋提希夫韋提希由死趣迫也值世尊而後得解脫夫世尊之所雅言世猶意其權教攝也遠公警其情故教行而攀援乘之鑒祖懲攀援故執破而疑情復乘之自今而言

權即實耶太孺人一婦人耳去韋提希之無幾生不值  
世尊而去何易也然以其所積習專坐如是又必賴諸  
子而後無墮亦不可謂易也世之修淨土者於此得師  
哉太孺人化之三日而入龕諸子將為窆堵波奉其全  
身而屬銘於世貞其叙居平善行與提警之辭甚備不  
能悉志志其大者銘曰

孝爾姑篤爾夫慈惠爾諸孤世法既世教備而卒  
以出世於戲娑婆之人罕是淨土之人亦罕是知而不



能行使銘者愧

麓亭和尚塔銘

世尊雪山成道四十九年踞獅子坐為人說法最後自稱無法可說而拈花微笑獨迦葉默契教外單傳之旨然權實互宣酥乳偕味派別流分師至六部至十二雖大統不絕而僭潤自如聖教東漸心印未啟若道林高坐輩或傍演莊易或務諧音潤毫釐千里羅什之譯名義慧遠之修淨土最為錚錚者顧欲障尚牽攀援未絕

至菩提達磨而一洗之直指心源不立文字第當時義  
解如顓賢首道宣澄觀輩或創止觀或守律儀法門森  
然並行不悖五傳而為之大鑒又二傳而為大寂講坐  
徹矣北宗屈矣然而微言雖妙顯之則粗至理固深有  
解則淺於是鑒寂之善誘漸窮而志亦晦趙州臨濟諸  
宿始變而通之以實語為落草寓生機於死地揚眉豎  
指捧喝交馳稍涉思惟即羅屏斥臨濟之傳寢久浸昌  
至大慧杲中峰本則昌極而衰孽之楊無為王龍舒淨

土一論時時能攝中下趣而高明未有嚮者中間宗教  
並拈仍形著述密跡苦行不廢安養者僅一永明壽而  
已以余所聞今麓亭和尚亦稍庶幾哉和尚故丹徒楊  
氏子也嘉靖甲申母朱夢梵比丘入室而誕和尚和尚  
少沈密不貪世緣喜作佛事十三捨身蟠龍山朝陽師  
受法華華嚴諸大部經皆成誦十七從難染十九受具  
足戒通曉諸經大義尚謂覺識所依非關真際擔簦走  
少室依大章師五載已復走伏牛山依高安師凡十二

夏和尚奉律精嚴制行勤苦脇不沾席食僅續氣後先  
所得屬二師印證無爽行游至都下謁松秀二師亦如  
之淮安胡給事應嘉遇而頂禮延住鉢池山演萬松評  
唱造三藏經一俱胝閱竟作水陸無遮會濟拔淪滯久  
之至南京有無極師者方演華嚴鈔擬屈和尚一職而  
以耆宿難之和尚不復辭捷捷之暇即入作務晝夜不  
休既竣事乃往來吳下及江都諸名刹演楞伽諸經尋  
演華嚴鈔於京口萬壽寺緇白聽者日以千數大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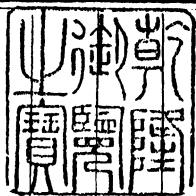
十八人無極率其徒與焉既而謂衆曰吾殆不如也雖然有不如我者一吾嚮者彼上人為我西堂今西堂有彼上人者否和尚自是道價鬱跂叢林傾挹以為一時龍象有妙峯丞印二禪者豎拂久矣捨而執弟子禮和尚智崇禮卑如常不輕提獎唱誘孜孜不倦前後登法坐者以十指數所至立成寶坊然而三衣之外一衲周身齏粥僅延猶存五觀其諸觀施不以挂眼歲萬厯之甲申和尚暫歸憇吾郡之蓮花峯下善信徐官施地張

承祖建刹居之又使其子道翔為徒給侍丁亥復於承  
天寺構講堂會和尚自淮南說法還奉以栖止和尚許  
之有終焉意九月忽示疾語其徒道林曰二十二日不  
作離散便可再展華嚴但老衲不得曲徇人情至日晨  
起浴結跏坐而說偈曰虛空無面目無位強安排話頭  
不話頭處處是如來又曰今年六十六不知做甚麼嘖  
諸人着眼者箇消息佛祖到也用他不著尋安詳而逝  
異香積時不散三日奉全身入龕顏色自若道林等用

其法茶毗於虎丘歛靈骨北塔於蓮花峯亦徐官施也  
嗚呼佛教之敝也久矣自宗門之不振而講席乘起然  
不過口耳之長辭稍能俯仰其容抑揚其音者即推以  
為法師貢高自恣附權割腴以為衣鉢輕俊之徒偶因  
文義而見一斑用為話資自詭辨才瞪目雲漢貶剥古  
賢視和尚能無愧哉來請銘者道林輩狀之者茂才季  
應徵也狀又云和尚當行脚時夜恒有寶光燭之其演  
華嚴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甘露及寶花花如松紋演

四十八願時有異人頂白冠冠有蛇四足來聽經人恠  
之謂若冠有蛇對曰吾乃法觀而乃境觀條不見其徒  
亦云然噫此非和尚意也亦非所以稱重和尚也和尚  
法諱祖住字幻依麓亭其別號也僧牒五十四銘曰  
銘曰住公不住世以應無住故遺蛻從茶毗以掃幻依  
故是塔不為塔以絕名相故胡哉有此銘為諸學人故  
曰銘亦非銘不立文字故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潘庭筠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sub>臣</sub>龔大萬

謄錄監生<sub>臣</sub>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貴州按察司僉事進階朝列大夫南岡龍公墓誌  
銘

明興言路之闢莫盛於孝宗朝當是時大臣多賢者而

猶不能勝其苛擿上亦為之稍斥其一二不稱之臣以塞其意其擿而不當者亦兩不問於是大臣與言路之體並伸而言路稍重世廟初亦微用其意而是時大臣之賢不肖雜於是言路為之祛除其不肖者而登進其賢者故言路之體獨重而大臣為之稍屈其後上有所用當意之臣驟貴顯之而言路不能容或肆其撻擊故天聽不復恒而甚或死或戍或編氓於是大臣之體獨重而言路為之屈然天下曉然知其為直臣易世之後

死者旌生者用時或一伸於其屈而大臣之中黜而忤  
者陽寬之以外遷或薄之以微謫而陰風柄事之臣以  
考功令黜之雖邁鼎革不得昭洗蓋至是而言路大屈  
若龍公良卿其一也當公之成進士為行人奉使淮府  
已能盡却其餽著廉聲既授刑科給事中侃侃發紆其  
直會上甫以災異下詔求讜言而西苑仁壽宮役驟起  
公謂皇宮宇之敬天七陵之重祖壽宮之豫後有司方  
竭麗黔首之財力而從事不敢緩然內府與閭井並涸

矣西役之工是亦不可以已乎哉請停止便上雖不為之停止然極是公言公又陳治體三要曰慎簡補曰復久任曰嚴舉刺其論邊事若重要害增援兵免摘遊騎上又先後極是之俾部院議行時大司馬滄州公與御史大夫儀封公以微言相詆謀俱乞骸骨上皆慰留之然儀封之望視滄州優公具論大臣不和非所以表庶僚而微左滄州上又極是之宣大之總督樊與撫鎮臣比而縱敵剽掠尾之出塞而馘僵屍首以大捷聞有旨

褒嘉且第功封賞矣公條奏其欺罔請加僇疏下兵部  
持之不覆公復伸論益切上又極是之樊褫職餘謫罰  
有差翊國公勛以寵利得罪公奉旨籍其家與諸子姓  
僕隸之為奸者既竣而追論加切上又是之公入諫垣  
僅歲餘疏凡十餘上皆天下大計其所彈劾不避貴倖  
賴上明聖無所不曲從直聲震天下而獨偕其省僚論  
故大宗伯分宜氏疏留中不下分宜貪而險顧以小才  
當上心而與首揆夏文愍公交惡夏公故嘗以行人為

給事中於言路多所假借分宜見公等䟽意其端自夏公會夏公用忤旨罷分宜乘而密請上考第言路凡有見指擿者皆目為夏公黨皆不免而公得福建布政司都事前是南京吏科給事中王煜與公同年進士稱石交嘗䟽論分宜而意以在遠未能根株分宜罪狀已具䟽槭寄公潤色之詳於原草矣而分宜既拜相時時念王遠臣豈其能置耳目於我側後微知自公益恚恨謂龍生吾鄉人不一念桑梓耶當公入計時風太宰欲去



公時御史大夫熊恭肅公決少宰張文毅公治相顧而  
愕曰此諫臣甫謫外何名去之太宰不獲已俾從不及  
例調然幕僚於例無調者公歸不擬赴選人以母李太  
孺人故強之至部而太宰為熊公一見公執手歎曰骨  
鯁給事耶使若淪落至此甚愧之雖然吾且岌岌矣蓋  
熊公亦以提衡數抗分宜故也張公公座主也公見張  
感慨語公微熊公而不得至此矣於是公補廣西幕稍  
遷興化司理同知漳州府公自是再親事皆不鄙其官

與民絜情法而秉之兩郡悉稱之曰龍青天龍青天於是分宜示若寬公者而李公默最後為太宰擢公貴州按察僉事飭兵思南思南之人聞公直臣畏之公以德綏懷其若淑者而虔其悍者得苗酋吳黑致之理事聞賜金幣會御史董君大校士以試士屬公多得才偶而程式文為諸省冠思南守璋者儉傲人也與後御史宿有連數與公抗公嘗廷斥之時時撻發其吏弊璋迺構公於御史因檄公從按畢節公以思南警辭迨病告公

獨不候去亦無所贖於是御史恚甚而思南守之構入  
矣然猶謂公自省垣出有諫諍名難之既而悟曰是非  
相君所欲甘心也耶因極意誣公䟽上勒歸里俟勘公  
歸十餘年間以分宜之在政也絕口不敢辨迨分宜敗  
穆廟改元始以公之䟽行貴州臺為洗雪然不能復用  
公而公亦老矣笑謂人安所用我我得不落彼御史度  
內已足又復奚望哉然自是再遇兩宮覃恩進階有金  
緋服前後居林下垂三十載於吏弊民瘼未嘗不精心

為臺司郡邑諸公白之也諸公亦心服謂故給事論辨  
萬里外若指掌寧由莽目睫下公每歎使我更得十載  
立丹陛前計議天下事當不止此已矣公諱遂良卿其  
字別號南岡其先為漢零陵太守伯高新恩侯所稱說  
者也十餘傳而為暹家道州又數傳而為吉水丞庾避  
亂徙永新其後有汎者官大理評事有欽者中三史科  
官四門博士冠帶世世不絕至公之父贈給事中必合  
並有聞矣公性穎敏工屬文總角而補諸生踰冠薦於

鄉無何成進士俱為通人所賞識當贈公之捐館時公尚少毀瘠不踰禮奉母以孝聞撫弟妹以友愛聞待親族以惠施聞他行誼章章甚著其仲子希夔能述之余不悉錄錄其大者以志公藏令後世知有龍給事公而已公以丁卯陽月生以癸未蜡月卒得壽七十七娶湯孺人有丈夫子七人某某公故勤學問然喜力行不務為名高鄒司封者篤論士也於稱公甚至而猶恨其不喜聚講以故激昂凌厲之氣時軼而之於剛然歟否哉

嗟嗟使公日聚講者百鍊化而繞指矣

銘曰天德之剛不以物萎誰為伸之誰能屈之吾所謂  
屈伸者不悲其人而悲其時

贈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僦菴潘公墓誌銘

潘之先自滎陽侯食采於潘因氏潘而望滎陽為最古  
晉時中書令安昌公尼者與其從父散騎侍郎岳齊名  
以避亂死塢壁間而子攻渡江徙吳興之烏程遂家焉  
七世而為孝子綜又二十六世而為萬一公始遷烏程

之滙沮又六世而為南葵公孝有四子公其季也父子俱以少子季馴貴贈累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南葵公所居滙沮既極吳興山水之勝又因沃腴為產遂彬彬詩禮名族然不能得志於科目公生而穎秀異凡兒髻時南葵公撫而弄之膝前有鳴金過者公馳視之南葵公曰毋往也能屬對吾噉爾錫乃曰銅鑼打動小兒心公應聲曰木鐸振揚夫子教南葵公大笑曰使我形穢既謂吾滿有人笑九歲受經術屬文多儔

辭少保閔莊懿公珪致仕歸為其仲子某擇壻而得公  
見已心器之復使屬對語逾工有唐人意中句莊懿公  
喜謂某曰趣歸女必貴是為閔夫人公甫成童游郡庠  
弱冠以高等受饌俊聲藉藉而會南葵公不祿公以少  
年支持門戶不能無公私挫損乃奮曰豈可以當吾世  
而隕先人業於是大有所樹廓然不屑屑計也既而歎  
曰是且妨吾書於是脫身游太學多交其豪賢長者意  
猶不懌乃徙居蜀山別業益治經術垂就而家不戒於



火盡喪其橐公復舍而治生居久之大隄勝於舊蓋公  
之產再躡再起其於學亦再蕪再殖然卒不獲以科第  
顯而所舉丈夫子四皆朗秀玉立公悉延明師誨之而  
身提衡其間尋仲季皆舉進士官太史臺諫計公當益  
發舒然不肯作官人態或謂何以不就二子祿養公謂  
吾食於二子不若食於家甘也且不欲以口腹故傷其  
廉每貽書戒二子毋家於官苟爾吾不予若公素不習  
醫偶閱岐黃家言而悅之遂以醫名其切脉處方多出

人意表屬大疫公親為呔咀里人情公而起者十九隣  
有趙某嘗訟公於官而病且劇謂其子曰能生我者潘  
君也其子謂方與潘君訟柰何從之乞藥趙某曰不然  
彼負氣而中甚慈必不忍於我公果為之悉心處劑以  
起訟遂不克終公年未六十而中外孫可二十人環繞  
膝前教之句讀竟日欣欣忘暮然不久竟以病捐館時  
嘉靖之甲寅四月廿有三日也距其生弘治壬子春秋  
六十三娶即閔夫人有婦德四子者伯驤官桂陽令娶

嚴鎮遠守鳳女仲驂翰林院編修後為安慶守娶卽山  
東按察副使南女叔駿官龍江關提舉娶吳季馴累官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今以右都御史召理河道公自御  
史少司寇御史大夫四贈而得大司馬皆以季最故娶  
施光祿署丞姙女五壻為張夏馮時雨李學皆衛經歷  
沈子禾邑諸生沈蕙太學生孫男十四人景生冠生弁  
陽太學生茗陽太學生朝陽岳陽桂陽伯子出也京陽  
瑞陽俱太學生鍾陽生員文陽太學生仲出也震陽邑

諸生宜陽太學生華陽忻喜皆叔出也大復進士為溧陽令龍翰恩生玄授玄孺俱邑諸生季出也曾孫男二十八人婚嫁皆名族御史大夫之言曰先公之倍諸孤也其墓有封樹而無誌銘孤雖少不任責然中心怍營焉未嘗一日而忘不朽於地下今君托吾子姻婭雖然俱老矣其幸而辱之一言毋使有後時歎余既已許大夫竊謂潘故世號鼎族顧未有顯者公復不得志於詩書然四舉子而四皆貴諸孫復繼之繩繩振振無非麟

趾息之數世麗且不億矣是曷故哉醫以活人為功一念之仁不以訾廢其大可推矣是宜誌而銘之公諱某字某葬在某地

銘曰烏程之山若徊若翔土沃而豐水清以長是惟潘公之宮與其藏子孫彌昌利用賓於王

資善大夫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月溪陰公墓誌銘

萬歷戊子秋八月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陰公卒於

位侍郎王世貞偕寮屬為公治喪得美材焉以藏公遺  
而久之閩中吳公代公位偕世貞上疏稱故尚書陰某  
奉事主上三十餘年小心敦謹無纖毫公私之譴敷歷  
中外所蒞有聲實以至八坐俛及三載不幸病歿垂橐  
蕭然歸櫬萬里臣愚不勝敝帷之感惟陛下裁憫天子  
為之震悼下所司賜祭二俾擇壤以葬仍贈太子少保  
唯太常之謚尚闕焉以待議者公喪且發而其嫡冑子  
鎔手次其事行謁余請銘其墓中之石曰嗚呼先公已

矣所恃以不磨滅者唯子文已而復以太司空何公起  
鳴之狀來曰塋有日矣敢終累吾子余與公雖晚合宛  
然金石契也其何敢辭按狀公之先籍楚崇陽八世祖  
天與為元萬戶避兵徙蜀之內江遂稱內江人有子漢  
州司訓廣廣子秩秩子秉綱累官同知黃州府數被薦  
書一見祠名宦秉綱子柰柰子璽璽子汝夏俱博學有  
隱德為里閭所述而璽汝夏竟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通議公娶洪淑人而舉公公諱武

卿字達夫別號月溪偉哲端重自其兒時已嶷然有巨人表七歲能屬文日誦千餘言稍長通尚書傍及經史百氏之學太史楊公慎少保趙文肅公貞吉為鄉先達見公文而器之會於聖水寺賦詩以台輔期公十五補博士弟子試多冠其曹偶久之通議公以事至貴之思南病卒公馳哭奉喪歸哀感行路既服除舉於省為第一人明年丙辰第進士復冠其經見賞侍講邢先生一鳳授南京戶部主事尋以洪淑人憂歸其毀如初服除



補刑部得四川司尋進署江西司員外郎公於職文法  
無害尤能推見深隱以情麗之官餘杜門自守儼然若  
冰玉為文詳雅有度人益稱焉遂得陝西提學僉事陝  
故多才自楊文襄公之為使者以水鑑稱絕而公差為  
近省試榜出所拔第一人強半若今溫司徒李尚璽尤  
其表表者公於學政慎其他能衷寬嚴未三歲遷布政  
叅議分守江西之九江鄱湖盜藪一空以暇延接儒生  
講說執術幾如陝時明年轉其省按察副使入賀萬壽

主爵者謂公文有餘改督廣西學政廣西不能當陝之半而公益精熟益尊重無事諸生文受公閱若妍嗤之過鏡無能遁者公又時攝臬篆辨某儒生宿冤咸以為神帥府有討於搖公叅其謀逡巡辭報功不獲賜金紀叙遂進福建左叅政甫至而倭大來寇都督俞大猷討破之公又叅其謀比入棘所得多名士遷江西按察使風紀肅然偕御史猷審有所平反轉陝西右布政使遂為其省左屬歲大侵公竭策蠲賑首損歲奉以風勸其

僚屬民用全活又因星變上十事於兩臺一曰給戶田  
二曰定本折三曰謹支收四曰議儲蓄五曰處虛糧六  
曰覈屯課七曰請驛傳八曰備邊餉九曰辨賢否十曰  
嚴吏卒兩臺是而行之多著為甲令部有以白蓮教叛  
者臺發兵討平之公又叅其謀是時公居陝久赫然治  
聲流聞前後三推開府京牧皆不果最後余以故中丞  
起田間補應天尹避言不出而公得之至未幾即提調  
留畿試勞勛為最改太常寺卿上方舉籍田禮至郊祀

天地恭謁諸陵饗太廟頗用纖苛責容臺鮮當意者公獨善為儀進止甚都而貌又明哲上時目屬之輒有賞賚尋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真保六郡提督紫荆關軍務公始得發舒其材用選將練卒信賞必罰前後清丈田糧議處賑卹通河道湮塞飭三關墩堡皆精意行之不為虛言有劇寇橫剽州邑殺僇吏民公討捕悉就平考績予誥命及三代入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佐理院事亡何轉兵部右侍郎再轉左前公治真保時

行邊給事以公修塞勞上聞賜白金一鎰文綺二其後復有以舊勞上聞者賜綺如之白金殺三之一其後以慈寧宮告成宣遼左捷賞俱如初以督視壽宮勞宣平緬捷賞差次大司馬滿六載進階勲正議大夫資治尹遂進南京工部尚書取道還內江行焚黃禮守令牛酒上冢益出賜金與五服宗黨戚屬共之父老飲而悅相顧指曰吾鄉人瑞也公既竣事馳之南京思大有以振簞宿弊會有詔徵言遂條為八議一減免織造一寬造

器物一查覆樓薦一停解花梨等木一改折皮張一蠲  
免拖欠一暫免物料一停取杉楠尋復因僨運糧儲條  
五議一清關防以肅漕政一查班匠以濟工作一催底  
船以杜推諉一慎僉選以便責成一清船號以便僨運  
其後議俱報可而前議事取裁節歲可減縣官十萬之  
費而中官近幸多不便以故或許或格然其許者至今  
利賴之而見格者往往為通人扼腕孰計以為當必有  
踵行不終寢也公用大計吏自陳乞骸溫詔慰留不許

俄轉今官公故有威望至是飭紀振顏斬然一新仍疏  
條請補丁壯實營伍徵折色置操馬增火器重游巡嚴  
捕盜稽職守皆報可前是少司馬顧公章志以車駕郎  
中倪凍議上書請新船政即下郎中凍計處歲所裁省  
冗費以數萬計疲卒得大蘇垂報功而所未盡者公復  
與郎中凍謀分款十一曰分大小黃船差二曰減太常  
寺官差三曰減駕船軍額四曰處原駕正軍五曰會計  
行糧六曰酌量募直七曰議接船銀八曰議修理費九

曰派編俱如快船十曰撥差應併兵部於是纖悉無所遺恨稱盡美矣而會歲大饑流莩塞道米價踴貴至三倍公慮諸軍困而有脫巾之變也疏請先給二月糧軍恃以飽且有羨米鬻之市價亦稍損有為狂語舉之通衢者公捕得杖之百且以三木囊之咸悚戢時世貞已久廢田里強起從公後公懽然恨相見晚事必咨詢惔惔怡怡如也公少於余一歲髮鬢而顏渥丹腰腹博碩如壯人而間謂余病不時汗心腑間恒怦營非得熱酒



沃之不止七月行盡偕余試諸生而微不豫余勸之少  
休然猶健食飲為人作報書如恒時晨起忽眩暈不食  
頃暝矣留都士人相顧悲咤痛失公而歎人世之無常  
時岷峨之中有兩巨公若公及少保銅梁張公者皆生  
同丁亥前後相次為兩京大司馬張公得弛檐而公猶  
在事不一月而俱失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惜哉  
公為人詳整嚴密動止有尺寸所居官內語不輕出外  
語不闌入至於遇大事決大機取裁一心不少凝滯既

以文學政事致顯重然絕不以所長形人以故畢身鮮  
忌者即有一二亦不能苛誅其跡嘉萬之際柄臣凡三  
易而三為忤公無所親踈以其身與官俱完昭朗令終  
寧偶然而已公春秋六十有二娶於某封淑人子鎔鎡  
鈇鈇云云葬在某地銘曰

陰先侯興別曰長生世為公侯亦炳仙靈自楚而徙如  
蜀卓程卜祀無疆至八而亨吐汶斂峨乃公挺然望之  
如山探之如淵西障大荒東潤三挺胡淵而涸胡山而

竊匪人推之乃天為之朝著失望戚里纏悲我志其幽  
系以銘詩太史采之太常儀之

太中大夫河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少蔡公暨元  
配歸安人合墓誌銘

吾王之先出晉丞相始興文獻公五季時徙嚴州之分  
水有司諫公縉者顯重於宋為名臣以上壽終又數傳  
而至古川先生諱夢升薄元德不仕僅從行省辟為崑  
山州學正踰三十年老不能歸遂為崑山州人後割崑

山之東垂為太倉州故王之裔或稱崑山或稱太倉其  
居亦相錯如繡古川先生有三子其中子天絕而長者  
則吾少癸君始曰西族少者則余始曰東族積數世而  
後少者分日益以尊故吾齒亞於君二十年成進士亦  
後一紀而忝大父行君不以長先達故廢孫枝禮側行  
隅坐唯阿唯謹即遇他東族羣從少年輩謹亦如之而  
其於西族祭酒自若君於古文辭少而好其婦弟歸太  
僕先生熙甫既而好俞徵君仲蔚晚而好余諸子孫探

君意遇其七十或八十年必徵余文及詩奉觴為壽君欣然領之迨其晚年則熙甫仲蔚已前逝久矣易簣之際屬其子仲極曰誌吾墓者必吾司馬公而後吾安於瞑已又曰悉我而文者許蕭山也屬之狀故公沒垂二載而仲極將葬公於邑西二保之莫字圩奉母歸安人柩合馬而徵蕭山君之狀來請誌若銘君諱三接字汝康號少葵則緣父樂葵公故王父承事郎恢贅於崑山之時遂定居崑山生子封祠部郎時暘即樂葵公也讀

書工舉子業入太學不仕而以君貴封母徐亦安人封  
公善治生能用積纖起有子凡五人而皆敏君及其伯  
氏光州守汝懷則其尤卓犖者封公既不得志於科目  
則益課督君兄弟讀是時尚居約於膏油蠶鹽之類僅  
取給而已日噉粥無兼味而君不少倦十七補州博士  
弟子試輒異等有聲居久之伯氏已連舉進士矣而君  
尚滯諸生間當就鄉試首試於御史不錄已御史合十  
四郡九州之遺者而更試之得君文賞異曰吾嚮者何

以生若咄咄恠事君遂以第一人入試薦於鄉明年復成進士光州君則謝州事歸矣又明年授大名之長垣令長垣三輔巖邑君治之最有聲嘗雪重辟之寃者不為宿案所束一縣戴以為神明有御史大夫所居邑隣其舍人子貸金於長垣之市倍其息君持不可曰倍之其業行盡俾離其十之三尋大夫之夫人之京他邑令望塵跪伏道左君獨長揖而已夫人怒曰何強項令若是與其舍人子合而譖於大夫大夫信之及大計吏遂

欲斥君太宰許文簡公讚持之曰考令狀先後皆良語何自斥之乃得調浙江之景寧君為景寧則益練嘗以其山邑多溪水時暴溢而士稚不知學君勒其吏民築土石為堤而躬之學宮與諸生談說執文不休積以有聲邑諸山故多礦然礦脉已絕而中貴人緹帥奉上命履得其地必欲開礦君從父老力持之不可既開亡所得中慚忿益恣其鴟張以搏噉其民君匿之而獨身與抵抗會御史以兵使者至調劑其間始得解當是時君



幾危然聲亦益著太宰欲大用之然以大夫猶在臺為  
稍遷南京禮部祠祭主事滿三載考最得封其父如君  
官母秩如之製冠服以進封公公御而大悅樂謂吾為  
伯氏官不達視一命若天上今幸得之矣留君暢飲月  
餘而後返部進郎中君於曹事簡無所發抒然已雅為  
尚書南郡張公所賞事必取籌畫間從郎同年許仲貽  
薛仲常縱游山水間倡和成帙蓋未幾而柳州之命下  
矣柳州故唐遷人地至明而小重然方有兵事知者不

以擬君而得之君意氣故自如甫至柳而張襄惠公岳  
已總大兵平馬平寇行相地得千壤村為要害議創堡  
塹調狼兵雜他種守之以控御遠邇公抗議謂巨憝項  
已悉伏誅其脇從解散者良赤子也墳墓廬舍妻子皆  
在今奪以予戍卒則亡所歸使雜居必不安且狼兵非  
能久戍人也是不潰歸必四出行剽耳頃守使人微風  
諸種其父老携其稚弱踵至叩頰願得長奉使君宇下  
歲歲共縣官賦役自詛於天不敢倍德守請毋以狼兵

雜他種戍之即以土著之種戍之張公曰善吾見之晚  
罷不復別置戍時又有周王諫者其父子皆黷黠而據  
上猶尚行剽柳融四邑君設方畧捕擒之不煩兵立平  
柳故環江而城阻水為固惟北則平野無山谿之險有  
寇警則豕突而前不及乘障公請於張公闢北郭而城  
之其長為丈者五百七十有奇高為尺者十有四因工  
於餉因力於兵城堅若礪而民不知役歲當入覲上計  
兩臺疏留君畢役請毋行而修郛者復乘君不在以間

調君君念臺薦婁上法不當得調今有調此必有深中者柰何復出委身齒頰間而封公強之力乃就吏部除而得雲南之澂江澂江雖遠而土風清淑民饒樂無事君以治柳者治之效乃大著臺所慰薦如柳時適有元江之師君於幕府多所裨畫黔國公卒有弟朝弼當襲陳夫人妬之別擁他人子以為公遺胤欲以傾朝弼事聞於朝遣給事會臺勘而君在委中陳夫人行金居間而君固辭之曰黔故勲國柰何欲以私恡斬其後朝弼

卒得襲滇人稱之遷河東都轉運鹽使河東額鹽四十萬引歲益之為餘鹽二十萬引而久之遂欲併入額為六十萬引君固持不可曰餘鹽也而入額是將復生餘鹽也商人感其意皆子來課乃大溢而君以其羨拓書院召補諸生講習經術彬彬如鄒魯尋沿檄入棘闈所得多知名士其撰程式文皆雅馴為世所傳復以計當遷而以不能事言路罷君怡然曰吾三覲而三被抑念非有所致者又非受臺察也已矣歸而謁其二尊人尚

健七箸喜曰天以二尊人賜我也公及徐安人亦喜曰  
天以吾子還吾二人也君少於光州君一歲而皆未及  
艾其叔季亦有官職入則青紫逶迤奉醪膳加瓊腴出  
則冠蓋雜沓為閭里所指羨然君於兄弟間最壽考贈  
公徐安人之捐館也君自南中得美材二奉以歸之土  
槨周於棺楸栢周於隧垣周於楸栢多公之任而久之  
光州君與叔季相繼歿君皆哭之慟次第撫其孤皆成  
立其得官與遊太學者過半時從兄故儀部汝欽之子

詹錄定鼎鄉進士亮臣率其諸子皆從衣冠滿堂序甚  
盛余所稱西族祭酒者此也君生平忠信詳整無輕諾  
然諾亦不至宿雅不欲以施予名而至五服之戚屬亡  
不稱心而應其自奉儉所進鮭肉不再簋而饗祀必豐  
腆宴賓亦如之然賓故無雜所還往莫逆自仲蔚外惟  
龔子良徐道潛稱文字交生而致槃沒而助喪與卹其  
後不倦至篤老益恭雖後進常素者謁之無不報謝郡  
邑守令歲時伏臘不廢禮然未嘗為人關節有所利於

索也賦役以時趨赴毋爽縣長吏亦尊敬君鄉飲必以大賓請君為一再赴而已君之老也嘗再奉詔累進階至太中大夫一奉詔褒禮耆德有司以大司寇錢公觀察李公與君應君素強無疾尋病脾鮮食以至革既革猶盥嗽襲衣冠謁家廟顧召仲極前疊疊善誨且命以其仲子為兄伯極後既畢恬然而寐若脫時萬厯丁亥之八月朔也距其生正德丙寅壽八十二歸安人之卒則前公已三年安人者故贈長興令某女即太僕熙甫



室時以事父及後母孝稱十九歸君恂恂有婦德語聲  
不出戶其奉舅姑謹而性尤儉贈公喜曰吾夫婦儉吾  
兒又儉稱為婦矣其理家政則井井以故君遠宦常在  
萬里外而無內顧憂其後為德於宗黨翳安人是賴安  
人多病不宜子君有所置貳寬然撫之不如也其生以  
弘治乙丑壽八十有一丈夫子二伯極太學生蚤卒娶  
於沈無子子仲極之次子爾璫貳馬出也女一嫁徐眉  
錫亦馬出孫女五俱仲極出嗚呼數年之中而吾王之

成進士而顯者尚四人丙戌從孫刑部郎中周紹卒明年君卒又明年吾弟太常敬美卒獨吾一人在耳老而乞骸骨不獲形影相吊煢煢無所依不自意吾子士騏與光州君之孫臨亨俱成進士吾雖老尚能為君勒茲文於地下之石惜乎君之不及見也銘曰

疇奇君於宦途而尚以二千石秩歸而稱上大夫又羸以二尊人使得致其孝羸以喆昆使得致其友羸以淑儻使得優游以偕老羸以子姓孫枝使得暖其桑

榆而毋戚戚於抱羸以余辭使君不朽嗚呼奇乎羸乎  
奇寧奇乎君與淑儷偕大歸乎不偕怡怡乎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葉肖愚先生墓誌銘

葉之先家吳江之分湖為令族然自福四公生子仲賓  
仲賓子蕙蕙子贈公芳俱不獲以科第顯贈公之子少

卿公紳始用進士入諫垣尚符璽遂能貴贈公而葉之  
族乃慕稱科第公有子三人其仲為一愚公旦奮欲紹  
公業而數奇竟不能得志於一戰猶時時豔之一愚公  
舉丈夫子三長曰虞部君某次曰某君其季也一愚公  
甚愛少子而心異之屬虞部君復成進士與其仲俱以  
心計致產埒素封一愚公自顧其橐橐然不能為君產  
忽忽計無所出君性明穎能記誦乃教之屬文則工屬  
文一愚公喜曰兒不後伯氏也稍長補博士弟子每試

輒冠其儕偶諸儕偶每讀君文自愧其不如而至大角  
試輒北君又善事一愚公孝謹無為此於是公老矣益  
憐愛君而虞部君之子重光復舉於鄉里人齋羊酒賀  
一愚公公愀然曰伯子幸貴何故益之不以與吾子而  
與吾孫乎即客賀請俟異日里人掩口而去一愚公更  
邑邑不自得以至死君大慟絕而復蘇者至再三曰天  
乎無以慰吾父矣既公除益研精經術恒至丙夜不休  
時語人吾合眼不睹若聖賢者輒睹吾親然其於業益

精而於試大小賡如故會君有二子俱少敏君躬自課督之小不率扶而鞭之已相抱而哭曰扶我不若扶汝易也二子感淬勵於文其長者試諸生第一而幼者亦在高等君始稍自寬無何幼者舉於鄉君喜曰即見吾親地下有辭矣吾貴故無日且不欲與兒子輩爭衡於是數過從閭黨暢飲賦詩益適而又久之幼者成進士前是君以哭虞部君又哭其殤孫得疾不受食進士聞之大懼欲上䟽請急君怒止之曰誰為言迺公疾者迺



公日進肉糜如恒時且汝甫仕而即先親而後君不可  
於是進士強就吏部選人得山陰令馳歸君病不可為  
矣拜君牀下涕泗如綆糜君止之曰汝伯父筮仕令山  
陰今汝復令山陰能濟美矣病既革曰嚮者不云乎吾  
庶幾有辭以見吾父地下復奚憾君卒之年以萬厯乙  
酉距其生嘉靖丙申春秋五十有一君性直不能藏人  
過里中惡少年畏君自避匿不敢見然君仁心為質引  
義慷慨戚黨有負於君者以假貸告君內顧橐空矣脫

新衣予之而身衣故衣復有繼告者君笑曰衣盡矣檢室中得銀器數具盡予之母汝夫人之族有夭而貧者收其遺孤食之君故計口而食者也君諱可畏字懋時自署號曰肖愚志一愚公遺也二子長曰重科次曰重第亦一愚公意也配吳孺人重科娶毛今山陰令壽南女重第始聘刑部員外郎馬貫女而夭今娶馮故太僕卿敏功女孫三紹鼎聘沈紹鼎未聘女一俱重科出紹某重第出二子將塋君於吳縣鳳凰山之原以書數千

言介刑部郎沈子瓚而奉虞部郎沈君李文之狀來請誌銘其叙君父子極意於科第而不盡遂者獨詳嗟乎君父子所習羨科第耳然自少卿公以及重第四世矣再不得意而三得之乃其稱君子長者固奕世無替也是可人人得也銘曰

鳳凰山之原秀而沃豐君姑即而藏有氣如虹其繇曰元吉是必有天子之龍光以賁爾玄宮其罔時恫  
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紹陽馬君墓誌銘

用昭之卒於留都也留都士大夫無不為彈指歎息其從弟宜甫搜其橐不能直二金於是宗伯姜公司馬吳公司寇陸公御史中丞王公十餘曹捐月奉資之而後成棺殮余既已吊用昭老蒼頭纍然伏而哭曰家公將屬纊猶夢語必得王少司馬之一言而入土居月餘喪歸又兩月而其子郡諸生陞手草用昭之事行屬其姻執左方伯鄭公雲鑒以狀來請曰公其能已諾於逝者余故賢用昭而憐之甚何敢辭用昭之先馬氏世為閩

之懷安人用昭其字獎其名紹陽其別號則曰吾皇考  
鍾陽公意也皇考歷佐世穆二廟為戶部尚書博大精  
敏一介不苟取有大臣風歿而天子賜之祭葬贈太子  
少保謚恭敏蓋三以用昭請合公議而身後之典始備  
恭敏公有丈夫子三用昭其伯也而又愛始用昭生時  
秀穎異凡兒及長恂恂恭謹事恭敏公能得其心入奉  
溫清出應賓客有條理晝夜治經術又工屬文弱冠補  
博士弟子員姜公時為學使者試而奇之曰國器也然

君竟不得志於科目既以恭敏公廕入太學即有聲太學而至大試復不利恭敏公強之仕曰吾精力棄於官者十八而始有此廕錄若柰何弁髦之且吾老矣不以時見若御官入服而拜我我何以瞑用昭始為吏部選人得左軍都督府都事暮月而以恭敏公憂歸用昭自恨不及見慟哭嘔血斗餘毀瘠骨立行求得余於里中俾志神道之石曰庶幾有以報吾父及服除補中軍都督府久之忽忽不懌曰升斗祿不足自給柰何日從長

安貴少年子相逐擊鮮飲釀哉請於吏部得遷南京前  
軍都督府經歷居閒無事日取古書讀之稍出則擊三  
山大江之勝意小暢而病矣其卒也春秋僅五十有一  
用昭能為古文辭所交游必天下之賢豪長者而其於  
文士尤急為人溫良樂易若可親而中實耿介不可得  
而狎其為都事而經歷以幕中之羨百金請中分之用  
昭固辭曰此羨殆為君非我也通家子馮虞部方課收  
大工木而商有私木欲上者以中貴人援來虞部卻之

曰得馬叅軍片帑立聽汝商齎五百金為用昭壽用昭  
大驚曰此馮郎汙我咄咄入內不復出余友徐子與宦  
閩中素嚴恭敏公而悅用昭才以不時見慰藉良厚用  
昭唯唯無所說私恠之異日屏人與深語亦唯唯無所  
說迺歎曰吾故知用昭淺也用昭之過吳門出入羸服  
徒步從一小奚奴見之不知為貴公子也他公子服御  
騶從十倍於用昭而貴不如吳門王穉登奇士也一見  
用昭心死與定交為莫逆恭敏公產故薄用昭居長嫡



悉均之諸弟無所私而身任其大事所交游既廣即筭  
器尺縷累費日甚故為家督者三十年入宦又七八歿  
而不能具棺殮用昭之年事官位俱不稱為恭敏公後  
其志行之皦然與令聲之膾人口固無異於恭敏公也  
昔韓退之表馬少監之墓而致慨於北平王三世之徂  
謝余文故不能如退之然不一紀而志恭敏公之神道  
今又志用昭之寔其感視退之又何如也用昭有婦王  
孺人子一即陞娶鄭為方伯公女女二適太學生林世

勤次字袁敬訓孫男二鳴鸞鳴鑣塋地在羣麓山梅臺  
之間恭敏公所預卜也王祖父母詳恭靖公碑有遺集  
若干卷

承直郎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見石陸君墓誌銘  
陸君諱大成字集甫吾州之東鄉里人也陸與王故皆  
江左著姓其徙皆久廬舍田壠相錯如繡而又皆負高  
賢習儒術諸姓莫敢望之然吾王最多取科第為京朝  
官融顯而陸往往困諸生自君之世王父虞部公愚始

舉於鄉仕有聲跡然晚出未久輒卒而君之生也即以  
穎敏為其父庠生明佑所奇顧益嚴督之自鷄鳴起誦  
聲琅琅至丙夜不休以故能盡熟博士家言其為文清  
利有氣先司馬公識君文於少時曰是兒也殆為陸氏  
破天荒者耶十六補諸生而父則已捐館君哭踊踰禮  
既祥推其積於母曰大人幸主之兒知有讀書以一第  
慰地下耳他非所任也君為諸生與其族子一德名相  
甲乙每試輒褒然無敢挾執與角者然至大試輒北君

不以自沮其於文亦不至鏟削其鋒鏑特以習之久得轉九成風之妙四十六始薦於應天為第一人主司高  
中允羅侍讀得其文而異之既知為君益自喜且以欽  
君之詣而惜其遇之晚也尋下第於南宮弟子受經者  
益進明年吾兒士騏復繼君薦第一故於君中表兄弟  
也兩家羔鴈接踵相望人謂王氏得之若鄧林木陸氏  
得君若郝家桂一云陸為凶年穀王為豐年玉及試南  
宮又俱下第君撫書而歎曰書誤我令我老是間不獲

一脫穎然於書竟不廢至丙戌君所登卷為大學士王  
公所識賞幾魁其經及對策占高第吏部選得南京工  
部都水司主事部劄委修孝陵垣繕都城京倉君素強  
無疾食噉能兼人既以晚除思悉心於職業以自顯見  
故觸暑凌險晝夜登頓不肯休既感痢猶強自力食糲  
與隸卒共之竟以是寢劇卒年僅五十四橐中無餘裝  
時吾弟太常已病猶強從其鄉薦紳經紀之歸而不克  
葬州之韓大夫倡七邑之同年令捐俸資之始成塋嗟

嗟可悲也已君為人質木坦易不設城府機穽與之語  
洞見底裏然絕不可以非義干事母能先其意當與二  
弟析產時居瘠推腴以成母愛弟亦感之相好無間言  
女弟之適王氏者貧所得束脩之餘時時遺之領解後  
粗足自給即割其橐以予族黨之不能朝夕者既成進  
士首貽書屬其子墓外王父母以下凡六喪故君歿而  
陸之族鮮不彈指出血曰天乎何一昌集甫而遽奪之  
非奪集甫奪我曹生命耳譬之大旱赤地千里得霖雨

不一昔而不繼何如無雨君嘗讀左氏國語戰國策而  
摘其尤粹者曰三史纂已摘諸子之言曰百家纂已集  
先秦以來之文而諸評隲附焉曰文章抄又以易道廣  
大而精深習之者未易得門而入乃叢程朱之蘊而斷  
以己意曰易演義諸所撰當不異人旨而易為深矣君  
貌厚而堅強故可致中壽困諸生三十年困公車又六  
年僅一第遽死君不死所就寧可量哉君取婦凌有子  
二弘泰娶金弘錫娶龔各舉一子未名塋在茅長涇之

西狀君行者君之從叔明嘉陸之偶而窮者也大學士  
王公者與君生同庚居同里而為君坐主明年公之子  
衡薦順天亦第一人又明年吾子騏踵成進士而君俱  
不及見矣

銘曰胡顯之促而厄之長胡位之卑而名之昌造物者  
或偶然人疑其不常而吾以為常

處士汪次公繼婦許孺人合葬誌銘

汪次公者諱良標字文正歛人也父曰玄侔善心計顧



不為忤求以鹽鹽起自致高貲而行其德與從兄贈司馬公齊名有丈夫子三伯季皆以開敏工治生父獨謂次公伉直類我於是俾就常山市主化居而二子遞賈他郡邑若轉轂次公性下有所不當意輒嫚罵市人初走避之既而習知次公無他腸質信而亮意豁如也乃益親附次公而會所娶婦即許孺人性明慧善事舅姑於妯娌間有恩誼又能把持家秉次公計入而許孺人計出以其羨置私田若干矣孺人之來歸則與贈公之

子封司馬公良彬婦胡淑人同日封公以兄事次公而孺人能推先淑人相得無間兩家通橐不私其烟火會公父亦自材公其老而當授也析為三令三子覆射之而次公稍得良者里有云智不如福其次公之謂哉然次公不專為積著遇義能施市人負其侶羅滋宗鹽直次公出百緡償之兩得解前後治棺以歛僵尸凡數十於是仁義附矣次公壯未有子許孺人為置媵侍衛俗妬里媼羣咻孺人弗顧也然諸媵卒無出而孺人屢舉

三子次公乃故莊事孺人諸媵咸廩廩矣而孺人亦撫  
愛之待其出逾於已里媼咸媿服孺人次公能食酒與  
所善豪對飲盡一石伯季皆前死邑邑東歸而封司馬  
公有子伯玉已貴於是益心附封公如親兄弟次公與  
許孺人先後捐館伯玉咸為狀其行積二十年而塋問  
誌銘於余噫可以死矣次公壽六十八許孺人壽六十  
五子男三長道簡受次公賈道遠道齊皆以易補郡諸  
生云云

銘曰以次公之亮直無城府也其良於賈矣以孺人之  
離俗而不為妬也其良於婦矣雖然此亦閭井之恒行  
而余兩人志之不亦大幸哉其起以商其顯以儒於戲

處士程有功暨配吳孺人合葬誌銘

程處士者諱廷全字有功徽之休寧人也程之先自周  
伯休父至梁忠壯公而始顯其後枝別益繁且千載而  
譜系秩然徽地四塞多山土陋而民衆耕不能給食故  
多轉賈四方而其俗亦不諱賈賈之中有執禮行誼者

然多隱約不著而至其後人始往往修詩書之業以謀不朽其親若有功之仲子太學生遲既為有功求汪司馬伯玉傳之而意若未已故人子汪元勲間過遲室見有懸像者香火甚謹問之曰此吾父母像也塋且十七年矣而未有誌銘心搖搖怍怍焉意必得天下之有文若瑯琊司馬者當之而道無繇也元勲奮然曰吾游瑯琊門甚重力能得之乃為草其事行累數百言仍介遲幣而請曰幸以元勲故及遲以元勲之父例處士也蓋

嘗為其父立傳云尋微之處士鄉人信乃返幣於元勳而志之處士生而恂恂樸溫人也事父母孝謹於伯季間獨能致甘脆之奉而迨其終又能致其哀毀喪塋必以禮所娶婦吳善計畫用儉勤佐處士因得自寬行賈江北凡十年而賈就悅六安之土風築室焉夜有斬關而盜處士五百金以去者微之則里中孤兒也人謂捕而送之官公曰入獄必考死柰何以五百金故斬人後遂寘弗竟六安大水民涉而溺者數十輩處士為采石

構輿梁民遂不病涉六安守偕其薦紳先生具牛酒為  
壽請遂得交懽處士於是益自勵倭警則為版築先歲  
侵則損穀粟以賑義聲隆隆起矣吳孺人竟以勞瘁早  
死處士臨與訣曰若好去吾必不更立室吳孺人指其  
二孤曰君長者必以二子顯處士自是鰥處一蕭齋絕  
奔女嬖童之遇蓋二十年一日也既業益饒歎曰為義  
而後其親者可乎伯季賈不得意割帑以資之伯之子  
曠扼於貴人者中以法為陰出百金以解不使知也則

程之族多潤矣而處士以萬厯癸酉卒得年六十有八  
二子長晨受其業不替次即暹治經術有聲孫男八宗  
麗宗猷宗周宗信晨出也宗鐸宗鑑宗鈐宗鈺暹出也  
孫女二諸婚嫁多名族塋在汭山之陽蓋啟吳孺人之  
窀而合焉

銘曰賈其行士其誼德不顯曰處士失厥偶不再偶卒  
同穴曰良夫婦生隱約沒而稱以為不信視余銘

程處士汝宜暨配金孺人合塋誌銘



太學生程利往之喪其母金也少而有父處士汝宜在  
已而汝宜亦卒利往僅拮据以從事於塋而弗備禮皇  
皇如有所失及來南都多游賢士大夫間始知所以毋  
死其親者有惇史之文在行求其人於世不得而顧得  
之間左曰吳司訓瑞穀俾狀其父之行已又行求其人  
至廣陵而得之曰諸生陸無從俾草其母傳而喜曰吾  
聞夫二子者古文辭人也是必不朽已而微知二子皆  
王先生友也則益大喜介瑞穀而來請曰唯先生憐之

廬井閨幃之微得附青雲而聲施於後豈唯存者即歿者亦銜戢地下瑞穀為請之堅憫而許之汝宜徽之休寧人徽俗樸而獨休寧之俗能備禮然獨盛於都市南而西則漸以樸其地頗有稼穡之業工賈而好游尚纖儉至汝宜獨不然被服儒素造次必以矩進止雍容是都人望而竊目之汝宜曰吾懼辱吾先蓋程之先忠壯公靈洗以勛賢佐陳有爵土子孫冠帶衣履不絕而汝宜為西川之程其一支也汝宜之父曰世翊公寬然長

者首舉汝宜生而偉麗異凡兒稍長習博士家言已而益讀古文辭書史之類世翊公賈而拙嘗困逆旅中汝宜聞而歎曰大人暴露單外其子之不能體而日從事佔畢非孝也乃奮身從其季父世端公行賈荆襄是時金孺人已歸汝宜矣孺人富室齊保擇壻而得汝宜甫離女即為人冢婦能削饒為嗇勵逸以銳恒推布操作飯脫粟而取其贏羨以甘脆奉舅姑舅姑安之汝宜賈荆襄不得志乃復與從父決筵徙淮楊孺人悉捐其帑

諸粧首金寶玳服悉以佐行曰新婦無所事此也奈何  
死之櫛中汝宜得緣以監鹽起貨至傾邑然好行禮而  
孺人好儉俱如初孺人不能多生子有一子即利往然  
汝宜亦不緣以廣置媵利往六七歲時頗孱人驅使  
之就外傅暮則置之膝使覆所受書少不誦則推下之  
目攝焉或曰兒孱奈何恐之孺人謝曰非不知兒孤注  
也驕之則敗轅犢耳及利往當冠汝宜則集鄉之善為  
儀者為之三加而訓之識者見而歎曰三代不難也或

曰惡用是盤擗非急事為汝宜亦不顧汝宜雖鰥游然  
不留一俠邪跡有置高會而進樂妓以娛汝宜者正色  
而遣之生能飲酒數斗不辭然未嘗有酒食過有謂金  
孺人攝之嚴者金歿而汝宜卒不娶蓋天性然也父母  
先後以令終居服舍戚易必以禮待異母弟如同生怡  
怡無間言蓋皆有足多者汝宜諱尚義別號西源卒之  
年僅四十九孺人尤少年年十<sub>闕</sub>利往娶亦金姓讀書  
有奇節歲饑大出穀以賑饑者而歸功於汝宜之積而

巡撫余中丞追給冠帶旌其門

銘曰夫富而好行其德曰禮以坊溢婦富而益恭其職曰儉不變塞交相成也交相式也維德之慶以莫不昌有肩也良胡以弗亡我銘其藏

趙室素孺人墓誌銘

趙孺人者素女也素若補之永之兄弟與永之子魯望世世有文而孺人之祖父某某叅其間不忝十八而歸太學生龍伯龍伯之父某上暨王父伯京大夫亦世世

有文孺人通孝經內則諸書稱其家聲歸龍伯十四年而卒年僅三十一而已龍伯為之大慟幾毀既除喪邑邑不忍釋曰婦既夭柰何復使泯泯也手次其事行累千六百言而授予曰為小子誌且銘之予之先人大司馬實同大夫鄉舉而予從甥女又適大夫於龍伯有世契不能辭孺人之歸龍伯也事其舅姑謹而與夫子處甚睦而不為狎始猶少之意吳俗靡而女子多沾沾自好不易勞也乃始之所身先其下紡織者孺人即從婢

子翼之晨而先夕而後姑憐之曰若羸且休矣孺人曰婦甚慕大人勤安忍獨逸橐裝有衽服即鐫之日所御白越輕裕而已顧龍伯不能絕鮮華之好間一責孺人飾孺人指謂若大人何服若胡不師其儉而責我飾也然至龍伯出受書與其友會肆執文酒炙果醅之類未嘗不加精腆也客即卒然過之未嘗以恥告也龍伯三就試而三北其試也亡所虞治裝其歸也亡所虞忤色間一怒於市而室覩孺人輒解即弗解以語孺人孺人



婉辭導之母弗解也蓋終其身無幾微迂客或戲龍伯  
當畏婦耶曰不彼畏也然則畏若耶曰不吾畏也此所  
謂敬而若所謂畏也惟姑亦甚愛之顧亦戲龍伯而婦  
乃能若是吾弗如也雖然諺有之好物不堅吾為而懼  
龍伯以語孺人孺人曰試與子佯怒厭之何似龍伯曰  
毋害不聞冀缺梁鴻之有鰥寡也孺人為龍伯產四子  
一女其長子甫勝外傳即課之甚嚴閨閨之間斬斬如  
矣然素弱而以多產故益損削既病癰甫潰而龍伯業

游太學孺人弗止也已而龍伯謁告歸孺人迎謂曰吾  
再得夢不祥吾病之起夢日月並懸而月熒熒墮地滅  
今者又夢素車白馬導我而行市中吾其殆乎試有日  
矣孺人強之出曰柰何以吾夢而易子真子有父母能  
受婦命龍伯試而又不利也則病且亟睇視龍伯謂婦  
不能益子家乃以殮葬相累上有二尊人不能終奉事  
下有四子一女不及見婚嫁母之在衰者老不能致薪  
爨以此抱恨者四耳修短命也呼四子一女前所以勗

勵甚切復顧龍伯幸念我為此子女擇良儷撫之龍伯  
哭而誓曰所負子而繼者有如日孺人搖首曰毋爾有  
父母在遂瞑時萬厯乙酉之九月十八日也龍伯名雲  
蒸以文行稱子即弘基聘呂道基文孫福孫俱幼女字  
太學生徐遵德塋地下在某所龍伯又為別紀其言行  
與客哀輓之辭曰泡影集

銘曰是趙之良而弗克長焉能使其夫之弗傷胡妖夢  
之是憑而姑之謔乃徵嗚呼其泡影耶其非泡影耶將

以予辭而堅且永耶

大寧都指揮使司都事九霞顧君暨配盛孺人合

墓誌銘

余故與顧氏子治善一日具苴杖而謁余弇中曰先君子羅浮外史之大歸於錫也二十年矣惟是仲叔季氏俱不待年而夭今其存者獨伯氏庶而痼孤亦善病諸遺產盡削以勤我太夫人今亦不祿且謀合先君子之兆而窆焉惟是先君子之行誼卓犖可以毋朽而誌若

銘未有以稱也不揣忍死追臆其遺行與太夫人之內  
則以請先生幸辱之言宜惟歿者不泯存者亦不泯余  
讀其文曰美矣徵矣吾何所復加雖然而父亦品官也  
有天子之命在法不當稱羅浮外史而母之貴從夫者  
也法不當稱夫人為更而從志之志曰君諱起經字長  
濟更字玄緯別號九霞山人晉時有悅者官晉陵家其  
屬邑之無錫而子通直散騎常侍愷之因之遂定為無  
錫人至明厯數傳而為贈太保公懋贈公有二子長為

故榮僖公可學次鴻臚公可文榮僖公仕已貴過壯未有子而鴻臚首舉君彌月而榮僖公以贈公命抱子之謂鴻臚曰若壯不虞子吾可念也君生而秀穎贈公父子愛之既就傅塾猶恣其游嬉不復問君一日忽自感奮曰男兒足下千里柰何挾祖父愛自棄折節讀五經諸子曰誦千餘言不拘拘訓故而所結撰時出人意表君既長白晢豐下美鬚髯眉鬚如畫目閃閃岩下電榮僖公益竒愛之後自有子子君弗捨也君始治書改治

春秋已復治書繇邑諸生進補國子上舍為祭酒倫先生以訓所知賞凡七試於鄉皆不偶歸而益湛淫於墳典以博雅擅聲暇則放游山水間有終焉之志時榮僖公自田間起供奉翰林已驟顯重至八座人或謂君可乘而家也君唾斥之嘗卻千金之賂不肯為縣官居間久之榮僖公以書趣君曰天靳汝一第矣時不再來勉之君乃就都肄而大相嵩與榮僖公善而才君要致之直廬出應制諸目使屬草君遂巡謝不能退而語人曰

吾故不及佞也明年試吏部選人尚書吳公鵬奇其文  
寘之第一語榮僖公欲署以內右職君謂公柰何挾公  
卿子而翫選人例亟請外得廣東鹽課副提舉君之任  
旅謁上官傴僂若雞羣鶴咸目屬之然君自匿秘不欲  
名榮僖公子相嵩壻袁生者非分躡叅議行省奴視其  
屬見君不為禮君揖竟拂衣出曰而借婦翁重耶我尚  
不為而婦翁客乃為而奴遂不復往島寇與山獠媾而  
寇潮勢且及惠而惠之屬邑曰博羅最首為兵衝會闕



令臺檄君往行令事君至寇益急而援兵至者往往附  
近郊而營頗肆剽虔物情尤洶洶君至首令縵稻禾徹  
焚牧戒瞬睨備藺石布渠答身自行圍飭戒之有宵而  
乘障者捕得立令伍伯將下箠殺榜衆咸惕息邑以亡  
他君又料民伍而得其羸弱狀因悉汰去之而補壯勇  
者仍為籍籍之博羅兵遂以精聞君於政多先教而後  
罰嘗誨父之溺嬖而仇其子者咸感悔父子如初尤鼓  
倡文事肄諸生躬自校閱所旌拔後皆為知名士值省

試沿檄入棘御史才君悉以葺理巨細委之君無所不  
精密棘中故有妖遇者多死君襍而辟之迄試俱無恙  
羣謝君謂遺我安者顧君也君又以材兼署舶務能悉  
滌其交通接濟之弊有琉球國舶遇颶而漂者凡百餘  
曹君館而食之皆得所君一切以廉平舉職亡忤惡而  
其僚長居巢人崔姓者貪而苛好以小利破散牢盆法  
鹽遂翔貴君數面折之崔陰以蜚語中君上官察君廉  
弗入會崔以覲事行而君代之乃益務為寬便其始鹽

斛百錢既僅五十錢時淮商入重貲相爲子下廣督府  
立譏以過廣鹽之行江右者使淮鹽擅之督府以問君  
君條對便宜狀甚晰督府歎曰提舉議是無柰苦踈盤  
何議竟格是時藩伯吳公欲坐耗鎔金者一戍二徒以  
屬君請悉從徒曰法如是足也抱案力爭不得憤然出  
曰吾不能以三尺爲媚囚廣東西故有通志而佚弗備  
督府聘少詹事黃公佐揔其凡而檄君與知名士黎惟  
敬歐楨伯輩副之君所任表傳獨得十九卷黃公門戶

高峻喜標置鮮所許可而獨重君至則下榻談說移日  
曰吾有顧伯子曰聞所未聞時君以嶺表地卑熱急急  
思歸上書幕府乞骸骨不許再上書請益力乃假以使  
事歸省甫抵家而鴻臚公卒矣君不以榮僖公故奪人  
子禮齊而三載尋以遷為大寧都司都事亦謝弗往而  
竟用廣事中忌者罷矣亡何榮僖公以假歸里亦病沒  
卒天子聞之方為賜祭營塋君匍匐稱喪主而里中故  
讐豪以公之卒也治衆亟來剽攻勢若大寇君以二孤

弟辱不任墨衰而白之臺臺為捕豪甚急而里之顯者  
陰挾豪以擬君曰兩造勝負唯余口能賂我乎吾能使  
若勝君怒不應而客多從中交關於是君之索罄矣而  
後兩解豪既解輒復中君以他事君不憚跳之吳越諸  
山水君居恒鮮他好益好書出必五車自隨而范欽司  
馬姚咨逸人秦柱太學故多藏書悉出所有以貽君校  
讐編識不倦一切身外悉置之矣君故盛氣自好不易  
屈節而內行甚純備其葬鴻臚公也忽火驟騰穿中君

奔赴呼救者不應門閉君手斷門牡嘔血數升藥之愈  
數歲扶母夫人喪歸以過勞毀咽不食者月餘血疾復  
發感異夢復愈至是以哭榮僖公且為公事而賡中豪  
槌也意多憤憤一日驟感風淫右手不能舉然猶蹢躅  
行飲噉歌嘯自若恒謂吾書淫不下玄晏而病過之所  
不如者為一命汙耳歲餘偶有所感觸遂不起萬歷之  
三年七月六日也距其生正德辛巳春秋僅五十有五  
孺人盛姓太學上舍武臣女也婉嫕有至性十五而歸

君時姑馬夫人嚴難事顧獨稱新婦賢孺人故寬然長者然深慮識大體君時少年頗卜易為志孺人徐解之立釋榮僖公好治邸舍闢園廬一切以委君君力任之孺人所贊決非淺然不私公橐一錢鴻臚公有二子皆出後而為公遠宦及其終也他子姓乘而席捲之夫人語君曰君不急而翁乃急翁之橐人將議君且此曹子搏而烏散矣胡足追也君曰善遂弗問當君之多內嬖而孺人弗妬也時徵聲選色而薦之有佳客必出以讌

至卜夜質明而絲管不絕酒炙亦以時進君於治古詩  
無所不工尤工於王右丞詩手所校訂箋釋諸家皆莫  
及既授梓而得良工孺人日饌一鵝及他珍食之曰吾  
夫子所恃以不朽者此役也書成即宋梓不過也君亡  
而孺人理家秉矣然頗以柔道行之後諸子俱析箸散  
處奴意狎孺人伺其出穴垣而盜其橐幾五六百金孺  
人不忍窮詰曰寧負我毋我負人他妾因是以並狎孺  
人復乘其出公掩之至器什都盡研研然見孺人之色



微動曰若窘我何甚也妾顧厲聲曰柰何持我粟金髻  
去孺人檢而還之曰吾不纖毫歎若也待之如初衆以  
是歸良孺人然益困既老尤治女紅不廢晨夕禮佛誦  
經以其間覽稗官小史為樂晚恒依其少子所謂治者  
夫婦能節腹以供孺人食孺人甘之老而猶健七箸一  
夕忽得疾頃之卒孺人之壽加於君十九年矣有丈夫  
子六某某所著述行世者曰夏小正補解大學衍義補  
要廣東通志表傳小十三經王右丞詩集類箋王司馬

宮詞補注日省餘錄會真集記詩文七十一卷未成者  
尚書左紀史公紀傳評兩漢字通山海族辨句吳佚典  
羅浮續考辨圓陽秋編注述異記列仙傳注赤水玄珠  
謚錄俳談相字編省題集廣嘯舞譜元白菁英孟襄陽  
詩注李丞相固實韋詩獵精肉言雋永詞鋒武庫八陣  
圖考莊億尚一百三十三卷至其亡軼者曰易嘯語詩  
解願竈觚餘談素臣翼三傳鳧乙集續汲都師春檀弓  
別疏書倉撮殘水經紀乘屈宗談甕言仙葩集仙火編

彪史世說劉疏錄缺通語淹城集廣小名錄瑤花圖經  
胥索坊譜歷朝埴品江左名畫記唐絕故粹白狐演連  
珠集大歷才子詩選唐四大家集缺尚齒錄南華原詁  
文露沉詞塲鼃律五管諛聞丘里鳩異記汝刻注釋千  
里面目麒麟函又一百八十三卷嗚呼以君其才使得  
志於格大之可以黼黻朝著次之可以經營四方即不  
然而備太史蘭臺一職其於左氏遷固之業必有能紹  
明其統者小試而輒摧之又奪之年天之不欲盡人才

如是然君有不因格而能自成其不朽者又何如其壯也孺人為婦而才顯為母而才屈亦天為之耶德則不與治之文筆矯矯猶賢已為銘之曰

有才如此若或啟之又若妬之弗究其施有婦而賢嫺德則宜豐始悴終又疇所為五丈夫子疇克稱箕惟治也文厥數又奇雖則數奇大昌其辭錫山之墟土熟而滋將以我詩永永毋墮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六